

对话李振宇教授：

古典音乐与建筑之间
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

近日，柏林爱乐乐团来沪开启在上海的演出和和文化交流之行。对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原院长李振宇教授来说，柏林爱乐乐团是他非常喜欢的演出团体，在德国柏林留学期间，他就经常去参加包括柏林爱乐乐团在内的各种音乐会。

这次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，一座难求，李振宇抢到了两场音乐会门票，他告诉记者：“去音乐会，对自己来说是一份新的知识拓展及感悟。而这些顶尖的艺术家，值得你去现场亲眼看一看。”

作为建筑系教授和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，李振宇认为，艺术都是相通的，音乐与绘画是相通的，而古典音乐与建筑之间也有相通之处。

在德国深造期间，开始近距离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

1999年到2001年期间，李振宇受国家公派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(DAAD)资助，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柏林工大留学。正是在德国深造的这段时间，使他开始近距离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。

“我去的时候35岁，当时学校有一门课是专门针对外国学生的，叫做德国文化课。原先是德语课，后来随着大家德语水平普遍都提高之后，就变成一门德国文化课，主要是介绍德国的历史和艺术等各方面情况。”

当时，学校有一位老师叫艾尔玛·恩格斯，在李振宇的眼中，这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师长。“他特别热爱古典音乐，对于交响乐和歌剧尤其喜爱，他向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推荐柏林爱乐，而且他会逐一进行解释——柏林爱乐好在哪里？卡拉扬(水平)怎么样？后来接替他的阿巴多怎么样？”

在文化课上，艾尔玛老师给李振宇和其他同学讲得非常生动，他带留学生们去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会。

“最开始是听歌剧，一上来我们肯定是似懂非懂，经过老师的解说你慢慢就知道了，比如说男高音和女高音，比如说乐队，比如说他是怎么处理的，原作是什么样的背景，这样对音乐的历史和文化也有所了解。”

古典音乐与建筑之间，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

作为建筑师，李振宇认为古典音乐与建筑之间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：

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节奏感。因为音乐是由小节组成的，不管你是以什么速度，不管什么拍子，它这个节奏是持续的，基本上能够贯穿整个一个乐章，而我们建筑都是有结构的，建筑有柱有墙，比如说太和殿的建筑，它就是个九个开间，那么这间与间之间构成了建筑的整体。

第二，建筑和音乐之间有个共通的地方，就是比例。音乐离开了比例就不是音乐了，所有的音阶都是由振动频率的比例关系构成；而建筑也是特别讲究比例，不管是黄金分割，是渐变还是均衡还是重复，它都有一个比例关系在里面。

第三就是时空关系。音乐叫做瞬时艺术，从某种程度来讲，建筑它也是跟时间相关的一个艺术，它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照片，而是你徜徉在这个建筑当中，你在你使用这个建筑或者你在里面起居的时候，能够感受到整个空间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时间所给你的影响。我觉得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。

李振宇告诉记者，自己当时最喜欢的有三位音乐家：“第一个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，尤其是看了柴可夫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，把各种各样的音乐舞蹈风格串起来，比如西班牙舞曲、中国舞曲都组织在一起；第二个音乐家是约翰·斯特劳斯，在德奥音乐当中，约翰·斯特劳斯的许多作品，包括《蓝色多瑙河》在内，是非常雅俗共赏的；第三个音乐家是贝多芬，是交响乐的高峰。我们有机会现场听了合唱交响曲，也听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。”

不过，艾尔玛老师告诉李振宇：“你喜欢的这三位音乐家都不搭，三个人不是一路的，别人要喜欢贝多芬的话，可能跟他喜欢斯特劳斯不是一回事。”

据李振宇回忆，当年他其实还问过艾尔玛老师一个问题——莫扎特和贝多芬哪个更伟大？艾尔玛老师就开玩笑说：“你问的是个美国式问题，只有美国人才会去比较莫扎特和贝多芬哪个更伟大。在我看来，贝多芬就是贝多芬，莫扎特就是莫扎特。我们没有必要去比较这些音乐家，因为他们带来的是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。”

还有第四点，音乐是有色彩的。李振宇笑着告诉记者，不过自己目前还未达到这样的鉴赏水平。“不同的调就有不同的色彩，我们建筑也是讲究不同的色彩之间形成和谐和对比。所以我想，就这四个方面来说，应该能感受到建筑和古典音乐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。”

李振宇长期从事建筑学教学和设计实践工作，古典音乐给他的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呢？李振宇对此表示：“实际上，有意无意的我们都会用到跟音乐相通的地方，有些案例是比较务实的，而有些案例是超脱的。”

对话李振宇：
我算是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建筑师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都市人快节奏压力大，你觉得音乐是自己平时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吗？

李振宇：在我看来，音乐更重要的是一种享受方式，就是enjoy音乐，而不是靠它放松，至少我个人不完全是把音乐当做一种放松方式。因为有的时候享受音乐还是蛮紧绷的。比如说，我上次在“馄饨皮”听了一场马勒的《第六交响曲》，这个听完了以后，其实你人是不放松的；而你听了斯特劳斯的圆舞曲，可能人就感觉很轻松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你平时会选哪些曲子来听？

李振宇：现在我选得最多的曲目第一当属巴赫，巴赫是我非常喜欢的作曲家，他很了不起，对乐理有根本性的和革命性的推进，我听过盛原老师现场演奏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(90分钟)；交响乐方面，我一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，“贝九”现场听过四个版本，有柏林爱乐、北德交响乐团、意大利斯卡拉、上海歌剧院等。当然，我现在的音乐曲目菜单扩大了，我开始对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感兴趣。也包括其他很多的古典音乐作曲家，比如马勒、比才、肖邦、威尔第、莫扎特、海顿、维瓦尔第，等等等等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你曾经担任过“中国建筑师好声音大赛”评委，并谈到“建筑和音乐一样，都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”，那么，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区别在哪里呢？

李振宇：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——建筑师做建筑设计时，他会受物理条件的限制，有具体功能的承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造个会堂，地皮只有这么大，但是要容纳一千人，每平方造价控制在多少？建筑师要面对很多现实的挑战。但是对于音乐家来说，他所要挑战的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和前人的作品——我要跟百年前的马勒不一样，我跟拉赫玛尼诺夫不一样，我也不能跟谭盾一样，我要做出有新意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当中，同济大学建筑系属于工科专业，在与同事们交流当中，你会和他们分享古典音乐吗？

李振宇：我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，大概有一百多位老师。我自己知道的就至少有10位以上的老师是那种要去现场听音乐会的爱好者，个别老师是发烧友，还有大专家。比如说，今年90多岁高龄的王季卿老教授，是中国建筑声学的第一代领军人物；徐风教授，他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、上音歌剧院的建筑施工图设计总负责人，也是宛平剧场的项目设计总负责人，专业工作跟音乐紧紧连在了一起。徐磊青教授，他是著名的乐评人；青年教师朱怡晨博士，她是从5岁开始学钢琴，是业余中的高手。

我担任院长时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为学院添置了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，放在地下空间，谁都可以去弹奏。为了这架钢琴的去留，学院的青年教师还和我有过交流。如今，这架钢琴一直有人去弹，已经成为学院艺术文化的一部分。

新闻晨报·周到：你认为自己算懂得欣赏音乐的建筑师吗？

李振宇：我算是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建筑师吧！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相通的，而鉴赏艺术也是相通的。参加音乐会，一般来说，我都能从头到尾欣赏全过程。

文/晨报记者 严峻嵘
图/受访者提供
制图/特级首席美编 黄欣